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

——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程宇昌¹

(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南昌 330099)

摘要: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 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 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 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 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 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 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关键词:鄱阳湖区; 民间信仰; 社会建构; 文化构建; 吴城镇

中图分类号:K892.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 06—0097—09

DOI:10. 13764/j. cnki. ncds. 2019. 06. 011

民间的信仰和祭祀习俗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 (P1)}。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百姓世俗信仰的神灵文化, 以灵魂信仰为核心, 以自然崇拜为外层, 以生命礼仪为内层, 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宗教信仰^{[2] (P7)}。我国民间信仰文化历史悠久, 流转千年, 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从某种角度而言, 民间信仰既是构成历史变革诸多社会面相之一, 更是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体现。”^{[3] (P10)}近年来, 关于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是学界的热点之一^①。在这些研究中, 华南、华北地区关注度较高, 华东地区关注度较低; 平原、丘林地带民间信仰研究较多; 水域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研究较少, 尤其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更为少见^②。我国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民俗风情不一, 俗有“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之说。显而易见, 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研究空间很大。

吴城镇, 千古名镇, 西江巨镇。在清代, 吴城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 商贾如云, 八方辐辏, 帆樯云集, 庙宇众多, 游人如织。近代以来, “吴城由盛转衰, 始于南浔铁路建成”^{[4] (P47)}。随着南浔铁路的发展, 吴城镇水上交通渐次衰落, 一代名镇吴城发展渐次落伍并严重滞后。为推动吴城地方社会新发展, 本文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 以吴城镇为个案, 以时代新理念为引领, 挖掘历史名镇吴城的民间信仰文化, 探讨历史名镇吴城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 试图建构鄱阳湖区水域地方社会新发展, 呼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 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精神。

一 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及其国家权力因子

¹收稿日期:2019—07—30

基金项目: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鄱阳湖区历史名镇吴城民俗文化与地方发展研究”(LS17102)。

作者简介:程宇昌(1977—), 男, 江西南昌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吴城镇“位于赣江、修河汇合处,距县城 30 公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汉属海昏县。宋太平兴国六年,划属新建县。1954 年,又划归永修县。街区面积 2.5 平方公里,共设 3 个居民委员会。有人口 1 222 户,2 897 人”^{[4] (P48)}。吴城镇位于今修水县城西北,三面环水,修河、赣江于此交汇;吴城镇与“瓷都景德镇、药都樟树镇、连史纸河口镇”齐名,史称江西古代“四大名镇”^{[5] (P293)},吴城镇原属南昌市新建区,后划归九江市永修县管辖,并沿至今日。

清代时期,吴城镇千帆竞流,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小小集镇,一时成为江西巨镇,吴城民谣:“嘉庆到道光,家家喝蜜糖,狗不吃红米饭,十八年洪水没上塍。”^{[4] (P47-48)} 吴城富硕一方。《永修县志》载:“吴城全镇人口近 10 万,其中常住人口 7 万余,流动商旅 2 万左右。”^{[4] (P47-48)} 《九江市志》载:“具有 2 000 多年历史的古镇吴城,曾是江西重要的水运枢纽和商品物资集散地,拥有 8 个码头、48 座会馆、30 多座庙宇,清嘉庆年间,全镇共有 10 万人口。”^{[6] (P631)} 从两地方志文本可知,清代吴城镇繁华无比,人口近十万之众,商贩云集,历史名镇名不虚传。

清代吴城镇人口达 10 万名之多,庙宇 30 余座,庞大的社会人群与商业人流聚集在一方小镇,为历史罕见,古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美誉^{[4] (P47-48)}。历史上的吴城与其时武汉的汉口相媲美,繁荣的商业,巨大的社会群体,不同地方的区域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经历见识的人们于此交汇,形成文化、观念、信仰的交错与碰撞,由此而形成人们价值观念与民间信仰文化的趋同或相行不悖。在这种庞杂的文化交互际遇的背景下,必然存在着国家与地方构成的基层社会“治理系统”或“文化体系”之间力量 and 文化的相互吸纳与融合。廖迪生认为,当宗教象征被人们创造了之后,它便变成一个地方的象征,与地方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7] (P395)}。民间信仰是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主要面相之一,其文化是打开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结构的一把钥匙。为此,笔者查阅地方史料,对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予以梳理,发现其主要分布如表 1。

表 1 古代吴城镇寺庙分布情况汇总表

寺庙名称	供奉的主要神灵	地址	文献出处
万寿宫	许真君等	吴城后河	[8] (P3 557—3 558)
聂公庙	聂公神	吴城向归鹿苑寺	[8] (P3 557)
小九华庵	不详	吴城丁家山	[8] (P3 557)
万福寺	不详	吴城河东墨庄	[8] (P3 557)
邮佛庵	不详	吴城镇望湖亭左	[8] (P3 557)
白衣庵	不详	吴城	[8] (P3 557)
经堂寺	不详	吴城	
睢阳庙	张王神	吴城山望湖亭西南	[8] (P977)
顺济庙	龙王神	吴城山下	[8] (P977)

从表 1 可知,清代吴城主要神灵庙宇 9 座,与《九江市志》所载 30 多座庙宇相差很大,抑或时光流逝,记载不一;但可以说明的是,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兴盛浓厚。在这些寺庙中,以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最为典型与突出。

1. 万寿宫许真君信仰

《新建县志》载:

万寿宫,在吴城后河,顺治年间建,乾隆间毁;嘉庆十一年,合镇绅商捐费万金复建,正殿中三尊神像,旁列十二真人,殿后为玉皇阁,殿右为谶母阁,左为观音堂,堂后为三元佛祖,堂下为清心精舍,殿外有牌坊,坊东为天花宫,大王殿西为白马、五显二庙;道

光二十年,正殿中梁坠,绅商复捐金万余修葺,以余资造逍遥别馆,自是气象裔皇,与玉隆、铁柱二宫相埒。”[8](P3 557—3 558)

从文本来看,吴城万寿宫的规模宏大,正殿中有3尊神像,旁列12名真人,殿后是玉皇阁,殿右是谯母庙,殿左是观音堂,堂后是三元佛祖,堂下是清心精舍,殿外有牌坊,坊东是天花宫,大王殿西是白马、五显二庙。庙宇阁舍有9处排列,吴城镇的万寿宫与省城南昌的玉隆、铁柱二万寿宫相对并媲美。一个乡村集镇的万寿宫可堪比省城万寿宫宏大,足可说明吴城万寿宫庙宇的宏大,进而可见吴城镇人丁兴旺,集市繁荣。吴城万寿宫配祀的神灵有许真君、观音菩萨、谯母娘娘与天花娘娘等。进一步说明,吴城镇万寿宫地位特殊,作用巨大,影响深远,是乡民与客商祭祀神灵的集合体,民众膜拜。

万寿宫是以许真君信仰为主体的神灵集合。从万寿宫的历史变迁来看,与其说万寿宫是祭祀许真君的庙宇,不如说它是民间商会或民间商贸的聚集中心。李星认为:“随着历史发展和变迁,万寿宫已经从祭祀、朝拜许真君的场所逐渐发展成为地区经济文化中心。”^{[9](P82)}梁洪生认为:“吴城万寿宫就是吴城的江西会馆。”^{[10](P10)}会馆既是商人聚集地,也是商贸活动的场所。在江西各地,万寿宫广为普建。万寿宫不仅是民众民间信仰的祭祀场所,也是民间商贸活动的交易市场,活跃农村商贸市场,并辐射周边地区。如今,各地的万寿宫几乎都演变为“小商品城”的代名词。溯源穷流,此与万寿宫祭祀及其初期的民间商贸活动密不可分。

许真君,江西民众称之为“福主”“许旌阳”“旌阳令”。他不仅是江西人的护佑之神,而且是“净明道”的祖师,主张“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天度死为事”^{[11](P496)}。在鄱阳湖区,许真君的盛行与流播不仅是其忠孝为主的“净明”观的大行其道,而且是许真君的“随乡入俗”。许真君的斩蛟治水深得百姓的祭拜,这种宗教文化与地域文化需求的趋同使得许真君信仰更深入民间^{[12](P81)}。

许真君信仰在江西由来已久。《新建县志》载:“许真君逊,字敬之,汝南人,父肃避地南昌,因家焉,少好道,从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晋太康初,为旌阳令,施济利物,寻弃官,谒女真谯母于丹阳黄堂,授以仙诀。”^{[13](P1 920)}从该文本的记述来看,许真君在晋代太康年间(280—289年)为旌阳令,施济利物,深得人们厚望,后得女真谯母的仙诀。时至清代,江西巡抚裴率度作《重修许真君祠记》云:

公讳逊,字敬之,仕晋为旌阳令,有善政。致仕归,会里有蛟为民害,公起而除之,铸铁柱以镇地脉,水患于是乎息。公所著有《灵剑子》等书,多道家言,而大旨归于忠孝,夫忠孝,天地之常经,生民之极则也,公以忠孝事君亲,以事君亲者教臣子,宜乎亘千秋也。

[14](P723)

从清代巡抚的叙述故事来看,有几点可以说明。一是许真君有善政,为官亲民,这对于历代王朝而言是好官典型,受百姓拥戴,得朝廷褒奖。二是许真君平息水患。许真君铸铁柱镇地脉,有斩蛟治水的本领,真君的仙家之能显见。简言之,许真君已变化为水神神灵。三是许真君的“忠孝事君亲”思想,这是历代王权统治者所需要和提倡的。显而易见,许真君为历代王朝所祭祀与倡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许真君信仰“忠孝”思想,这有利于安抚民心及稳固王朝统治,达到愚民的目的。从晋代到清代,千年而下,许真君信仰相沿不衰,正是由于国家祭祀的作用,官民共祭,形成了民间普祭之神。时日久长,许真君又变化为民间水神神灵,这又恰是鄱阳湖区水域地方社会——吴城所需要的。

许逊,许真君,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还是道教神灵谱系的虚构与衍化?笔者在此不予考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晋代故事流传于今,这不仅仅是文本故事的动人和传说的灵验,而且是故事背后国家力量有意识的“选择”和传播,是国家力量和地方社会精英们的共同抉择,规模宏大的吴城万寿宫建筑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真君信仰的传播和百姓膜拜,映射出民间信仰文化的国家权力因子,这对于古代地方社会发展建构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2. 睢阳庙张令公信仰

睢阳庙在吴城山望湖亭西南,唐时建^{[8](P977)}。睢阳庙是祭祀唐之忠臣良将,其原型为晚唐安史之乱时两名以“忠义”著名的将领张巡与许远,两人坚守睢阳并战死。安史之乱平息后,唐肃宗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张巡、许远二人。自唐至明清,睢阳庙得到各

朝统治者的不断封敕,兼之睢阳庙故事灵验与忠臣事迹感人,睢阳庙广为普建,天下普祭。陈春声认为:“从唐代以来确立张巡、许远信仰的官方祭祀典中的正统地位,似乎没有动摇”,“清王朝对张巡、许远推崇备至。”^[15](P65)睢阳庙在各朝各代中都受到推崇。唐代忠臣神灵崇拜延伸至清代时期,说明在国家与地方的合力作用下,经过正史、地方志书、家族文献、民间谱牒等有选择性的“记忆”与传播,形成睢阳张令公信仰的经久不衰,绵延地方。

吴城镇睢阳庙的灵验远近闻名。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鄱阳湖大战,朱元璋曾拜祭吴城镇睢阳庙,祈求睢阳庙神灵的护佑。《新建县志》载:

睢阳庙在吴城山望湖亭西南,唐时建,明太祖将与陈友谅战于鄱湖,前一日,同刘伯温登亭口,占祝睢阳曰:“神威赫赫震千峰,我亦英雄未建功,愿借阴兵三十万,来朝助我一帆风。”次日,大风助战,遂胜,太祖御极敕封忠烈灵祠,今呼为令公庙。^[8](P977)

从文本来看,朱元璋祭祀睢阳庙神灵故事的传播,有几点可以解析。其一,睢阳庙神灵故事灵验,地方闻名。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之际,获知睢阳庙的神奇与威名,为求胜利,亲临祭拜睢阳庙神灵,并占诗一首:“神威赫赫震千峰,我亦英雄未建功,愿借阴兵三十万,来朝助我一帆风。”其二,朱元璋为其君权神授造势。战前朱元璋拜神,或是为了鼓舞士气,或是寻求心理慰藉;而建国后朱元璋封神,则是为了“君权神授”,为其统治国家正名。这些都充分利用了“睢阳庙神灵故事灵验”和庙宇的“民气”“民望”。其三,朱元璋战前拜神抑或战前动员,抑或其沙弥情缘。朱元璋战前祭拜神灵表现出他大战前的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祭神是为“敬神”“求神”,并祈求神助,实现他的战前总动员。也或朱元璋“小沙弥”出身的历史情缘所至,但事实上是朱元璋登临祭拜了睢阳庙。其四,明代国家治理对前朝地方神灵系统是有选择性“吸纳”的。朱元璋将历史上的“忠臣神灵”予以敕封,为其王朝服务,这是历代王朝地方社会治理的有意识选择,“忠臣”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需要和渴求,睢阳庙绵延至清代,并获得清代官府的祭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五,睢阳庙神灵祭祀不断,是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精英们的合力作用,尤其是地方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借助国家权力,同样,国家权力也需要在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所表现,睢阳庙神灵信仰相沿不废,庙宇犹存,信众广泛,也或源于此。

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江西布政使李兰奏请朝廷,要求敕封吴城睢阳庙神灵为“安澜神”。安澜神即水神,意为安定波澜,睢阳庙张令公水神形象跃然纸上。《新建县志》载:“国朝雍正间,布政使李兰奏请封安澜神,每岁春秋致祭,又赵家围有睢阳庙,宋时朱元晦书额。”^[8](P977)文本表明,睢阳庙已列入清代“正祀”之列,官府春秋致祭;同时说明,睢阳庙神灵在民间受到膜拜,在新建赵家围也有睢阳庙,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亲自书额,足见赵家围睢阳庙的江湖地位和故事灵验。

吴城镇睢阳庙祭拜者络绎不绝。清代文人裘曰德祭神作《谒吴镇张睢阳祠》诗,云:“食尽援孤臣力殚,空留庙貌枕江干,奇谋屡出摧狐尹,幽恨怀灭贺兰山,万顷彭湖供鼎食,千秋明月照忠肝,往来词客瞻遗像,灵爽英风永不刊。”^[8](P4708)邑人陶尚溁拜祭吴城睢阳庙作《谒张睢阳庙》诗,云:“睢阳百战气常新,唐室孤忠第一人,总为江淮坚保障,敢撄锋镝正君臣,山河万古英雄泪,天地千秋节烈身,遗像森森临蠡水,应将恨血洒鲸鳞。”^[13](P846)这些诗文都充分说明吴城睢阳庙威名赫赫,祭者如云,灵验有加。同时隐性可见,民间信仰神灵不仅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而且在地方精英们有意识的选择祭祀和诗文褒扬下,表现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权力因子。正是这些国家权力因子的民间信仰神灵大行其道,深入民间,形成了乡村地方祭祀文化和地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精神食粮”,共同维护地方社会稳定。

3. 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

吴城镇顺济龙王庙位于吴城山下。《新建县志》载:

顺济庙在吴城山下,有龙穴,阔一丈,深不可测,宋大中祥符六年,于穴西立庙,封“顺济侯”,御制戒蛟文刻于石。熙宁中,加封“顺济王”,遣太常林希逸致祭,有异蛇引首出,人使还蛇蟠,舳舻送至彭蠡,累加号曰:“灵顺昭应安济”,苏轼尝过此,得石碣,作《顺济庙石碣记》。^[8](P976-977)

顺济龙王庙建立年代久远,为宋代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建,时敕封为顺济侯;熙宁年间(1068—1077 年),加封为顺济王;后累加封号为“灵顺昭应安济”。自宋代至清代,顺济龙王庙受到朝廷奉敕,受到国家祭祀与倡导。正因为顺济龙王庙祭祀受到国家倡导,故事灵验,并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才子苏轼曾登临拜祭,作《顺济庙石碣记》,更增添了顺济龙王庙的神奇与美名。

关于《顺济庙石碣记》,笔者查阅《新建县志》(康熙十九年刊本),其中云: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轼自儋耳,北归舫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既进谒而还,逍遥江上,得古箭镞,槩锋而剑脊,其廉别可爱,而其质则石也。曰:异哉。此孔子所谓楛矢石碣,肃慎氏之物也,何为而至此哉!传观左右,失手坠于江中,乃祷神,愿探得之,当藏之庙中,为往来骇心动目,诡异之观。既祷,则使人没求之,一探而获。^{[13] (P845-846)}

故事说的是大文豪苏东坡路过吴城,登临吴城山,拜祭顺济龙王庙,“既进谒而还”,在江湖水面,偶得古代的石碣,即古箭镞;石碣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神物,孔子曾言“楛矢石碣”,苏东坡得此神物并传观左右而失手坠于江中;苏东坡祷告神灵,言如再入水捞得,愿将神物供奉于顺济龙王庙内,为往来的商旅瞻仰;祷告毕,苏东坡派人入水打捞,果而复得神物——石碣,“一探而获”。从这个故事来看,有两点启示。一是顺济龙王庙神的灵验。正因为庙宇灵验,信众广泛,苏东坡路过吴城,也引起苏东坡为之侧目,登临拜祭。二是顺济龙王庙的宏大。如顺济龙王庙小人稀,苏东坡未必登临;再则,苏东坡许愿如石碣复得将供奉于庙,说明庙宇规制不小,石碣果而复得,于是苏东坡将神物供奉于庙中。《顺济庙石碣记》又载:“顺济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为出此宝,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13] (P845-846)}苏东坡虔诚履行诺言,将石碣供奉于庙中,与往来吴城的各好古博雅之君子共赏,昭示出顺济龙王庙的灵验与威名,显示了吴城顺济龙王庙的不凡,隐射出龙王神灵信仰背后的国家权力因子——“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吴城镇民间信仰庙宇众多,庙史悠久,庙神故事灵验,尤其是庙神“忠君爱国”“忠孝事君”“护佑地方”等功能,被历代王朝统治者纳入祀典;也正是在国家祭祀的影响下,神灵地方化、民间化及普祀化背后的国家力量介入,民间神灵信仰表现出国家权力因子影响。这种权力因子的影响作用促使形成地方社会治理中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民间信仰文化。这些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泛化既有显性功能,又有隐形作用;它们或互融共存,或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共同建构起地方社会公共秩序。

二 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

法国著名学者涂干尔认为,神几乎无不具有某种两重性,无不兼具宇宙的和道德的功能^{[16] (P264)}。清代历史名镇吴城的万寿宫、睢阳庙、顺济龙王庙的庙宇宏大,信众如流,祭者如云,充分表现出民间信仰神灵的神性力量强大,也表现出庙宇神灵的道德功能性。为深入探究吴城庙宇神灵的道德功能性,笔者试析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

1. 文化控制,教化百姓

在古代,民间信仰神灵被纳入国家祭祀范围的为“正祀”,未纳入国家祭祀范围的民间信仰神灵为“淫祀”。葛兆光认为:“打击淫祀,视为国家与地方士绅共同推进文明的过程,是为了确保官方对祭祀权力的垄断。”^{[17] (P364)}这表现为国家对民间神灵的掌控与管理,显现出国家对民间信仰神灵的扬与弃,充分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掌控与管理,更深层次的表现就是国家对民间百姓的思想钳制与文化控制,即思想的教化与文化的掌控。

许真君是“净明道”的祖师,他提倡的是忠孝人伦思想,教化世人,历代统治者都加封许真君,提倡许真君信仰。“历代官方要员积极倡修铁柱万寿宫,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许真君信仰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践行许真君“忠、孝、廉、慎、宽、裕、容、忍”的民族精神,倡导一种廉明、清正的政风。”^{[18] (P18)}许真君信仰遍布全国,许真君演变为全国性神祇。

睢阳庙神灵原型为张巡与许远,张巡与许远是忠君良将的典型代表。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大肆宣扬,希望王朝有更多的像

张巡和许远一样的忠臣良将为己所用,达到国家永固,基业长青。睢阳庙神灵多次受到敕封,即有“安澜神”与“张令公”的封号,睢阳庙遍布全国。“张巡的斗争业绩和高尚气节,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节义操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此均大加褒扬当然有教人忠君之意。”^{[19] (P140)}

龙王是民间百姓普祭的神灵,是民间道教谱系的典型神灵之一,然而道教谱系神灵的教化功能是其固有的教义的,民间普建。由此可见,吴城镇民间信仰神灵的普祭和各朝各代相延相继,显性表现的是民间百姓精神信仰的渴求,隐性表现的是国家对地方管理的权力控制,即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思想教化和文化控制。

2. 安澜护佑,慰藉禳灾

吴城镇三面环水,是鄱阳湖区典型的水域地方社会,吴城百姓担心的是洪涝灾害,水浪滔天,出行困难,水运经济受损;于是,祈求水神神灵的护佑,安澜平波,是吴城镇民间信众共同的心理渴求与精神希望。吴城万寿宫的许真君、睢阳庙的张令公、顺济龙王庙的龙王等神灵的水神属性,无不表现出信众对水神神灵的崇拜与渴求。

在鄱阳湖区吴城镇,民间信仰水神神灵主要有许真君、睢阳庙张令公与顺济龙王庙龙王等。民间百姓信仰水神神灵,“其重要原因是水神神灵的护佑,能帮助他们消除灾害,取得战胜水魔与困难的信心”^{[20] (P15)}。许真君铸铁柱镇地脉,息水患,敕封为“灵感普济之神”,列入国家祭祀,春秋致祭,许真君水神属性应确凿无疑。

长期以来,龙王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专司雨水之神,是职业化的水神形象,龙神不仅仅是民间百姓信仰,而且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即龙神信仰从民间祭祀走向国家祭祀,形成官民共祭^{[10] (P12)}。此外,睢阳庙张令公神灵多次被官府敕封。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地方布政使李兰奏请敕封其为“安澜神”,水神属性不言而喻。显而易见,吴城镇民间信仰的水神崇拜是地方百姓共同的精神渴望与现实需要,他们信奉水神,其目的是渴求水神神灵的安澜平患。毫无疑问,吴城镇诸水神信仰,其中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安澜护佑,慰藉民众心理,禳灾避祸,护佑平安。

3. 拜神娱神,繁荣地方

吴城镇是古代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客商往来如流。小小吴城一时成为西江巨镇,过往吴城的商旅差客大多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拜神和求神;尤其在古代社会气象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迷信思想严重,他们往往将自然界灾难或人生困苦归结于神灵的影响和作用,信神、求神与拜神现象较为普遍。

吴城镇地少人多,人员稠密,商旅差客众多。这些商旅差客常年在外行走,生意兴隆与行走平安是他们共同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渴望。见庙就拜,逢神即求,不仅是他们精神信仰的需要,而且是他们常年行走于江湖水面上排解孤寂与烦闷旅程的需要。拜庙求神正好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一是打发水上旅程的无聊时光,满足了他们娱神的需要;二是拜神之际探寻民风与古迹,高瞻远眺,陶冶情操,诗文以记。明代诗人王直路过吴城,作《吴城山阻风雨》一诗,云:“泊舟吴城山,胜览斯为最。登临方记昔,正与匡庐对。兹晨一寓目,烟雨森昼晦,莫辨咫尺间,安知天地外,微茫彭蠡泽,汹涌百川汇。长风翻洪涛,歎见蛟鼉背,夙闻垂堂戒,行止焉敢昧。”^{[21] (P2 198)}诗人泊舟吴城,登临吴城山,登高远眺,鄱湖风浪滔天,诗人抒情叙怀。

在吴城过往的游客骚人中,不管是信众祭拜还是游客赏景都表现为民众的求神和娱神。主观上,他们的祭祀与赏景为地方神灵信仰推波助澜,为地方社会民间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客观上,他们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消费,繁荣了地方社会经济,也映射出广大信众与百姓对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渴求^{[22] (P133)}。

三 清代吴城镇民间信仰文化当代建构的主要路径

民俗旅游又称“绿色旅游”^{[23] (P237)},是指人们离开惯常地,到异地体验当地民俗的文化旅游行程^{[24] (P326)}。历经 2 000 多年的历史,吴城民间信仰文化积淀深厚。本文挖掘吴城民间信仰历史文化,以民俗旅游为切入点,以时代发展新理念为引领,结合吴城社会发展需要,建构吴城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具体的主要路径是:

1. 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

建构吴城民俗旅游,以民间信仰文化为切入点,重构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历史遗迹或古寺,建设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打造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旅游域,吸引八方游客,如重建吴城万寿宫、睢阳庙、顺济龙王庙,形成以三庙为核心的民俗旅游场域。王雪基、孙九霞认为:“旅游域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族群生活空间的重建,而旅游域原本是旅游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的界定与区隔。”^{[25] (P29)}三座庙宇都位于吴城镇的中心地带,与民众生活区有一定的交叉,空间又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符合旅游场域的建构与发展。

吴城三面环水,俯视鄱阳湖,吴城民间信仰文化传承千年。由此打造民俗旅游场域,以民间信仰文化为核心,以湖文化、俗文化、水运文化等为帮衬,以百姓生活场域和民俗旅游域的共存、共建与共构为对象,通过民间信仰神灵的祭祀文化、庙宇文化、历史文化和吴城镇的水运文化、民俗文化的有效嫁接与交叉,建设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创新水域地方社会发展思路。

具体而言,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重构与建设吴城古庙、古码头、古船、古官驿、古街道、古商贸、古客栈、古戏台等等,加强吴城镇商贸文化、庙宇文化、民俗文化、祭祀文化、水运文化、信仰文化等继承和发展,丰富民俗旅游的主要内容,突出吴城民俗旅游的特点和特色,形成具有历史名镇特点和特色的吴城民俗旅游的独特风格,使游客“闻俗而来,盛兴而归”,打造自己特有的民俗旅游朋友圈,形成吴城镇民俗旅游游客的有效回流与扩散。

2. 打造吴城庙会民俗文化节

清代吴城镇民间信仰兴盛,民间信仰文化风满鄱湖,往来吴城商旅差客无不登临寺庙。有的求神灵护佑保平安,有的寻芳探景,有的消解水上旅途劳累,有的求财祈福,等等,目的各异;但不一而同,都是“闻神”而来,共同建构和推动了吴城镇民间信仰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

清代时期,吴城庙宇众多,吴城庙会活动频繁,为广大百姓所追捧和喜爱,尤其是吴城万寿宫庙会最为热闹,也最受追捧。关于吴城万寿宫庙会的繁荣与促进地方社会发展,今人吴籍蔡恒茂的《话说吴城》载:“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万寿宫庙会如期开市,庙会期间,各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用品均会集中交易,各种风味小吃也会在庙会期间展示,此时去万寿宫购物最为理想。同时,庙会期间,万寿宫人气财气最为兴旺。”^{[26] (P31)}“庙会对吴城镇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庙会上汇集各地农副土特产品进行了展销,开展竞争,有利于提高本土产品的质量,促进本土生产发展,促进了古镇的市场繁荣。”^{[26] (P32)}蔡恒茂的论述充分说明庙会活动给古镇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渠道。如今,人们大多虽然不再迷信庙宇神灵,但是仍爱瞻仰庙宇,观神和拜神,主要是为了排挤都市的喧嚣,寻求内心的宁静,娱神而至,人们在庙会活动中寻求精神食粮^{[27] (P97)}。由此,以吴城民间信仰文化为路径建构当代社会新发展,前景可观。

具体以吴城庙会为导向,繁荣庙会文化,吸引远近游客,建构吴城民俗旅游的庙会民俗文化节,打造吴城民俗文化节,游客可以领略千年古镇、西江名镇吴城风光,祭祀神灵,采购农家绿色产品,吃吴城土菜,品吴城河鱼,观吴城江河风帆,用民俗活动丰富和发展吴城庙会文化节,固化吴城庙会民俗节时间,打造绿色生态吴城旅游,助力地方社会新发展。

3. 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

历史上,吴城镇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交通地理位置,雄踞西江,历经千年,繁荣地方。近现代以来,随着现代化交通的迅猛发展和传统内河水运交通的日渐衰落,历史时期吴城镇三面环水的地理位置由优转劣,吴城镇由盛及衰,其常驻人口由十万

之巨变为不足三千,昔之西江明珠吴城镇逐渐边缘化、离心化。

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昔日的鄱阳湖水上重镇——吴城镇迎来了新的发展曙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为历史名镇吴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吹响了新的集结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8] (P32)},吴城镇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抓住机遇,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东风,可以挖掘吴城本土文化,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搜集吴城民间历史文化,吸引八方游客。

通过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再现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吴城古镇的历史沿革风貌与鼎盛时期的繁荣;回顾元朝末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的传奇轶事;声讨日寇铁蹄毁坏古镇的罪行;讴歌鱼米之乡的丰富特产;呼唤誉为‘候鸟王国’得天独厚的旅游风景线与古镇民风民俗的纯朴;收集历史名人的贡献及对古镇的评说和称誉”^{[29] (P309)},这是吴城人蔡恒茂所思,也是当代吴城民众的所期所盼,表现出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体而言,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主要用声电光影、图文物画等方式展现吴城历史,重现古代吴城、近代吴城与现代吴城的景貌,丰富和发展吴城民俗旅游新内容,建构当代水域地方社会新发展。

四 结语

清代吴城水运的发达及其地理位置的枢纽作用促成了吴城商业的兴盛,吴城发展雄踞地方,获江西历史四大名镇之桂冠,名副其实。清代吴城民间神庙宇众多,庙史悠久。在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体系中,主要以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最为广泛,南来北往的商旅差客登临祭祀,加强了各地与吴城文化、经济的交流,促进了民间信仰文化的相融与发展。不同的价值观念、信仰文化、商贸文化等彼此交相互融,呈现出人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趋向。

吴城镇民间信仰神灵声名远播,故事灵验,往来客商骚人登临祭拜,民间信仰神灵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出教化百姓和文化控制、安澜护佑和慰藉百姓、拜神娱神和繁荣地方。恰是民间信仰神灵功能的实用性与调试性,符合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需要。历代王朝统治阶级对这些民间信仰神灵进行有选择性的吸纳并纳入祀典,在国家祭祀的倡导下,民间百姓普祭,形成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力量在场,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地表现出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发展建构中的影响与作用,形成地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底层结构及其国家权力因子,表现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挖掘吴城民间信仰历史文化,以民俗旅游为切入点,打造吴城民俗旅游,积极践行时代新理念,积极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建构吴城当代社会新发展,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命题。从历史来看,吴城千年古镇,西江巨镇,繁华无比,民间信仰文化深厚;从现实来看,吴城发展虽为衰落,但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秀美,历史悠久。对照吴城历史与现实,以“名山”庐山旅游资源为核心,以“名湖”鄱阳湖旅游为联动,以“名城”英雄城江西省会南昌市为依托,打造生态、秀美吴城,建构吴城民俗旅游,现实可行。

具体而言,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的主要路径是: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文化、历史展览馆等。打造生态吴城、文化吴城和民俗吴城,丰富发展吴城民俗旅游,复苏和活跃吴城地方社会经济,实现鄱阳湖水域地方社会新发展,实现吴城乡村社会振兴,这正是本文论述的旨趣所在和关切之处。

参考文献:

[1] 郑振满,陈春生. 导言[M]//郑振满,陈春生.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 金泽. 中国民间信仰[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
- [3]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4]刘极灿.永修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5]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交通志[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 [6]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九江市志[M].香港:凤凰出版社,2004.
- [7]廖迪生.群体与对立之象征——香港新界地方天后崇拜活动[M]//郑振满,陈春生.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8]新建县志[M].承霈,修;社友棠,杨兆崧,纂.同治十年刊本.
- [9]李星.万寿宫庙会与乡民习俗——以考察西山万寿宫为例[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 [10]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 [11]西山隐士玉真刘先生传:卷1[M]//净明忠孝全书,正统道藏:第41册.
- [12]程宇昌,温乐平.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 [13]杨周宪,赵日冕.新建县志:卷2[M].康熙十九年刊本.
- [14]金桂馨,漆逢源.逍遥山万寿宫志[M].光绪四年影印本.
- [15]陈春声.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M]//郑振满,陈春生.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16]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7]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8]廖进球,陈雅岚.许真君精神的现代意义[J].中国道教,2017(1).
- [19]陈建林.略论张巡领导的雍睢保卫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 [20]程宇昌.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初探[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 [21]郑翔.庐山历代诗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2]程宇昌.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6(10).
- [23]张士闪,温莹蕾,高向华,等.2011年度中国民俗旅游发展报告[M]//张士闪.中国民俗文化2012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4] 温莹蕾.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研究报告 [M]//张士闪.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4.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25]王雪基, 孙九霞. 民族旅游地的文化展示“旅游域”建构——以三亚槟榔谷为例[J]. 旅游论坛, 2015(2).

[26] 蔡恒茂. 话说吴城[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27]程宇昌. 清代民间庙会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建构——以鄱阳县张王庙会为例[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6).

[28]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29]蔡恒茂. 我的策划之路[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

注释:

1 国内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丰硕, 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民间信仰本身的研究, 主要有金泽、乌丙安、任骋和向柏松、范丽珠等。二是民间信仰与宗教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不是宗教, 主要有宋兆麟、贾二强、王健、赵匡为、姜义镇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是宗教, 主要有台湾学者李亦园、王铭铭、路遥、朱海滨等。三是民间信仰与国家关系的研究, 主要有郑振满、陈春声、赵世瑜、刘志伟、郭于华等。四是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研究, 主要有顾颉刚、葛兆光、林国平、李向平、陈勤建、叶涛、姜彬、王铭铭等。

2 关于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的研究, 主要有魏斌、程宇昌、斯军、扶松华等, 他们对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进行了宏观研究与分析; 二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的个案研究, 主要有梁洪生、谢磊、王华、周海燕等, 他们针对鄱阳县张王庙、吴城聂公庙民间信仰神灵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